

冰上人生

郝迎灿



候。如今七台河已建成两块设施完善的室内冰场，制冰车浇出的冰面平整光滑，孩子们穿着专业的冰鞋和训练服在上面尽情驰骋。当年却不是这样。队伍初创，好多东西都缺。最初的训练场地是在倭肯河上，把雪一推就是天然冰面，可冰面不平，常有缝隙。孟庆余又把目光投向郊外封冻的“水泡子”，每天凌晨4点准时上冰。黑咕隆咚，孟庆余扯着嗓子示范技术动作。董延海至今记得，当年有一次他摸黑走来，发现前面亮起了一团昏黄的灯光，“走近一看，一根木杆挑着灯泡，灯下站着孟教练。”那一刻，“心里别提有多温暖和踏实。”

几经辗转，速滑队终于在七台河体育场扎下根。看台下的几间房子，就成了孟庆余和孩子们的办公室和宿舍。房子四处漏风，他们就自己动手烧炉子、盘火炕。最苦的，是浇冰场。为了保持冰面平滑，寒冬腊月，孟庆余每天都要半夜2点起床，拖着爬犁到水房门口，把爬犁上的大铁桶灌满水。然后拉着爬犁进场，拧开开关，铁桶下面的铁管一排小孔便流出水来。气温太低，铁管容易上冻，得拿火烤或者用开水烫。一场冰浇下来两个小时，经常是皮手套都湿透，手冻得又红又肿，水和冰碴儿溅到身上，像是裹上了一层厚厚的“冰铠甲”。

七台河之前没有室内冰场，一年的冰上训练时间只有3个多月，大大拉长了孩子们的成材期。孟庆余把目光转向哈尔滨，成立重点班，开春后到省体委的室内冰上基地进行训练。由于经费不足，孟庆余就在基地附近找了一个10多平方米的地下车库，做成一个阁楼，他和孩子们就睡在阁楼里。

进了训练馆大门，孟庆余一改平日对孩子们的严苛面孔，见人点头哈腰，只为延长上冰时间。他特意选了最早和最晚两场冰，这样能够提前上冰、晚点下冰。有一次下冰回来，队员赵小兵一下子摔倒在了地上，半天没起来。孟庆余赶忙跑过去一把揽住，赵小兵睡眼惺忪地说：“教练，我太困了。”

三

1985年全国第一届少儿速度滑冰锦标赛上，13岁的张杰包揽女子组5枚金牌，16岁的许成录获男子组1500米冠军，成绩进入前6名的七台河孩子有10多个，这一战果震惊全场。回到七台河，大家纷纷对这个“带孩子打出溜滑”的教练伸出大拇指，“老孟，真有的！”

有一回，一堂训练课下来，队员们早已大汗淋漓，气喘吁吁。孟庆余却在一旁黑着脸：“蹬冰节奏不对，再加10圈！”虽然不情愿，队员们还是支撑着加滑了10圈。“还是不对，再加20圈！”孟庆余继续吼道。“脚底下踩严了。”这是孟庆余训练中常喊的一句话。在他看来，身体机能是基础，运动技巧是关键。为了练体能，孟庆余经常骑车带孩子们长途拉练，最长的一条路线，绕一圈长达千余公里。

时至今日，走进七台河短道速滑冠军馆一层，首先闯进视野的就是一面由上千双冰刀鞋组成的墙面。这些都是小队员们用旧的、已无法再使用的冰刀鞋，刀刃已经被磨平。像这样的冰刀鞋，当地有数十万双。这些老旧的冰刀鞋，默默见证着队员们在冰面挥洒的每一滴汗水。

1988年，李琰在加拿大卡尔加里冬奥会上夺得短道速滑女子1000米表演赛金牌。孟庆余敏锐注意到了这个新生项目的

强大魅力，遂向市领导建议专攻短道速滑。一石激起千层浪：“咱们在速度滑冰上才刚刚开始冒尖，说不干就不干了？”人们议论纷纷。但孟庆余已然深思熟虑，坚定地目光瞄向了国际大赛的舞台。“短道速滑是一个新生项目，大家都处于一起跑线，只要肯下苦功夫，就能在世界上出成绩。”他甚至不惜放下“狠话”：“要让我干这个教练，就得改短道！”

事实证明孟庆余的前瞻性——1991年，张杰和队友在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上夺冠，成为七台河首位世界冠军；1995年，杨扬获得世锦赛金牌；2002年，杨扬获得美国盐湖城冬奥会冠军，这是中国在冬奥会上首金；2006年，王濛在意大利都灵冬奥会上夺冠……

所有的辛苦终将值得，所有的眼泪终会化为幸福的微笑。杨扬夺冠当天，平时滴酒不沾的孟庆余大醉了一场，嘴里一直喊着“冠军”“冠军”……

四

孟庆余对队员们训练严格甚至是严苛，但严苛的背后，是他对滑冰事业和孩

子们无私的奉献和真诚的愛。

队里的孩子大多出身矿工和农村家庭，身上承载着家庭的希望。孟庆余经常对人们念叨：“这些苗子不一定都能成材，但好苗子一定不能毁在我手里。”

赵小兵16岁时参加合江地区运动会获得百米短跑比赛亚军，被孟庆余一眼相中。可16岁才开始学速滑，起步着实太晚，孟庆余就每天给她加练。谁知过了一阵，赵小兵突然提出来不练了。孟庆余知道她家里经济困难，主动对她说：“回去跟你爸妈说，你的训练费用队里全包了。”可没几天，赵小兵又说：“从家里到冰场要走20多里路，还没等上冰腿就就劲了。”“这好办，新买的自行车送你了！”孟庆余说。后来，索性让赵小兵搬到家里来住，她住卧室，自己和爱人、孩子睡客厅。范可新小时候家里靠修鞋为生，买不起一双专业的冰刀鞋。孟庆余自掏腰包花了2500元给她买了一双冰刀鞋。这笔钱赶得上范可新当时一年的生活费。

当孟庆余对队里的孩子们全心付出时，难免冷落了家人。妻子韩平云带着孩子住在老城采煤沉陷区，吃的水、烧的煤全靠她柔弱的肩膀来挑。孟庆余带队员去哈尔滨训练，一年里有10个月见不到人，家里的事就由韩平云一个人承担。最揪心的一次，孟庆余因临时有事赶往哈尔滨，没想到这期间妻儿突然遭遇煤气中毒，昏迷不醒。赶回七台河后，这个铁打的硬汉再也撑不住，扑在病床上痛哭：“平云，东子，我回来了，你们快睁开眼睛……”

2006年8月2日，在从七台河赶往哈尔滨的路上，孟庆余因车祸不幸离世，年仅55岁。3天后的葬礼上，七台河上千人自发赶来为他送行……

后来，在七台河市体育中心旁边，人们建了一座庆余公园。公园里，一组滑冰造型的雕塑引人注目：脚踏冰刀，弯着身子，望向冰场，那坚毅的目光，仿佛具有穿越时空的力量。

五

孟庆余身后，后继者们未曾停下步伐，秒表依旧滴答作响，至今已传承至第四代教练。

第二代教练的代表马庆忠，正是他最早发现了王濛，把她招至麾下。经过马庆忠和孟庆余悉心培养，王濛顺利进入省体校、国家队，最终站上了冬奥会的领奖台。孟庆余去世后，马庆忠接过重点班教鞭，目送着一个个弟子走上荣耀顶峰……

第三代教练的代表张杰，2014年组建了七台河特奥短道



速滑队，带领残障少年与冰雪结缘。困难是可以想见的，张杰就从生活技能开始教起，逐步过渡到滑冰训练。经过一年多的训练，孩子们的进步令人刮目相看。2017年，张杰带领小队员在第十一届世界冬季特奥会上，一举斩获4金2银！2019年，又在第十五届世界夏季特奥会速度轮滑项目中，获得3金2银2铜的好成绩！”金牌不重要，只要孩子们收获快乐就好。”张杰时常回想起当年跟随孟庆余训练的点点滴滴，那是一段艰苦却快乐时光。

第四代教练的代表李国锋，今年只有26岁，跟随孟庆余走过了他生命中最后的两年时光。那时，正是成绩上升的黄金期，李国锋却因疾病被宣判运动生涯的完结。他毅然回到七台河转型做了教练。曾经，李国锋最大的梦想是参加冬奥会拿金牌，如今他找到了新的目标——把速滑技术传授给更多孩子，成就自己的学生。

秒表滴答作响，传承的火光永不熄灭。赵小兵刚开始跟随孟庆余训练的时候，曾这样问他：“教练，我们每天这么辛苦地训练为个啥呢？”“冲出亚洲，走向世界。”孟庆余认真地回答。“你别想骗我，滑冰根本参加不了奥运会。”那时候，对矿工的孩子而言，奥运会太过遥远，省城哈尔滨就是能够到达的最远地方。而如今，10位冬奥会和世界冠军、177枚世界级金牌，已经让这些孩子的梦想照进了现实，也向世人展示了这座小城的光荣与自豪。

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从七台河走出去的冠军们再回来时，总会和小师弟小师妹一起滑冰。他们会故意落后一点，那一刻，少年们觉得冠军并非遥不可及……

图①：七台河市少儿短道速滑业余体校重点班的孩子们在进行训练。

新华社记者 谢剑飞摄
图②：七台河短道速滑冠军馆外景。徐志文摄
版式设计：赵偲汝

婺源油菜花开

王晓莉

一到春天，婺源的油菜花就忙碌起来。车刚入婺源，人还坐在车里，突然就觉得，天空、地面、眼前的道路，一切都是那么亮，像有摄影师打了光一样。往路两边看，房屋是经典的徽派民居，一幢幢白墙黛瓦，淡然站立，有一种宁静的美。

很快，就有了发现——原来除了房屋，婺源的其它所有地方，山坡上、溪流边，似乎都被油菜花挤满了。连平常清晰可见的田埂，都被油菜花给占领了。原来，那增加空间光亮感的“魔术师”，正是这一片又一片繁忙盛开的油菜花田。

那么多油菜花，它们吸收到春天的精华雨露，几天之间就嗖嗖地往上蹿，蹿到人的腰间那么高。它们盛开着，每朵都是四枚薄韧的花瓣，组成一个小小的十字形。颜色一律是最饱满的明黄，给人的感觉是那样的充满生机。

田地里自不必说，就是有一百多年历史的老宅的窗格子上，小店铺的物件上，村民们闲坐桑麻的小巷深处，都让人感到了明黄的存在，光亮的存在。

静静的婺源民居，就这样被包围在成片的油菜花田中间。房子的一面面墙是洁白的，屋瓦一片片是黛青的，油菜花一大垄又一大垄是明黄的。三种颜色相互映衬，加上清澈的小河流水，浓中有淡，静中有动，真是美极了。

油菜花们真是合群。它们你挨着我，我傍着你，好像全都怀揣能绵延多远就绵延多远的理想。当然，这里一枝那里一枝，散落地开在山野路边的也有，可就少了那种烂漫和气势。花儿们开放的时间也很有意思，有的是大家约好了同时开，也有一个带一个的。你开了，牵我一下，我就赶紧也开起来。有的本来暂时还不想开，可是伸头看看邻居们都开起来了，也不好意思了，夜里思考了一下，第二天早晨就开了。这时候才发现：幸亏开了，晚了就没伙伴了。

也有开过了的油菜花，立在花田边上，它们从极盛之时走来，颜色在淡弱下去，没那么张扬了。它们成为那些正盛开的花儿的陪衬。当然它们并不只是陪衬，盛放过后，它们即将转入下一阶段，它们要成熟，要散出籽粒，走向收获。

人们一听说婺源的油菜花开了，谁还能坐得住呢？赶紧看花去，扑到花海里去。于是花开得正旺，去看花的人也忙。江湾、思溪、汪口……婺源的每一个地方，都来了赏油菜花的人。尤其是江岭与篁岭这两个地方，不去一趟不算见过春天。选个地势高些，俯瞰万亩梯田花海，但见油菜花造出的水波纹，一层一层，一弯一弯，逐级而上，格外壮观。再一抬头，只见连天空，连云彩，似乎也被映得发光发亮；甚至连飞过的几只小鸟，也染上了油菜花的色彩。此时的花不言，却胜过无数话语；此刻的花未动，却令天地灵动。

各个停车场停满了车辆，工作人员忙碌着，虽辛苦，却带着自豪的神情，有时还自发做起讲解。他们并无讲解任务，完全是因为忍不住想介绍给客人听。讲解虽没经过培训，可也头头是道，言之有物，甚至更生生动。春天的到来，油菜花的盛开，也让人越发地想表达自己、亲近他人。



婺源风光。

影像中国

大地